

1945年日本战败,中国开始对战前和战时的汉奸行为进行清算。军事法庭的审判,彻底改变了两位在中日历史长河中浮沉的女子的命运。一个是“东方女魔”川岛芳子,另一个就是在银幕上充当“中日亲善”代言人的李香兰。

李香兰:从“日满亲善”到对华忏悔

和川岛芳子不同,李香兰并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活动,而是配合日本当局宣传“日满(伪满洲国)、日华亲善”政策,在歌唱和电影事业等“软性”文化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。

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之后,李香兰被国民政府以“汉奸罪”逮捕,在她的苏联好友柳芭的帮助下,她向法庭出具了能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户籍誊本,遂被遣送回国。户籍中的名字、日本人“山口淑子”是如何成为李香兰的呢?老上海七大女歌星、影星“李香兰”的神话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呢?

身在他乡为异客

1920年,在日本满铁会社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的日本人山口文雄喜得一女,取名为山口淑子(Yoshiko Yamaguchi),同年他带着妻女迁往抚顺。山口文雄的父亲是一位酷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,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仪都很仰慕,山口本人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比较尊重。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,山口淑子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,自幼由父亲教授中文。

13岁的时候,李香兰随全家移居奉天(即沈阳市),投奔民国时期著名的军政要人李际春,李收山口淑子为干女儿,并为她取名李香兰。有人曾认为,作为一个日本女人,她取名“香兰”(在古典诗词中,“兰”始终含有真、善、美的传统意味)是为了取悦中国人,获得政治宣传的优势。而事实却并非如此,“李”是随李际春的姓,“香兰”则是她父亲山口文雄的排号。

14岁时,李香兰又认父亲的结拜兄弟、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为义父,以“潘淑华”学名在北京翊教女中念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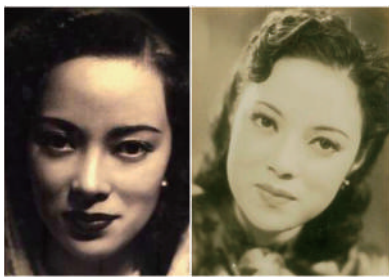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位义父,在战后都被判“汉奸罪”,尤其是前者李际春,北洋政府中将军,淮军出生,奉系军阀,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总长、二战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为结拜为兄弟。

如果说两位义父是影响她一生的两个男人,那改变她一生的两个女人便是柳芭和川岛芳子。

由于义父潘政声是天津市长,她有机会频频出入天津上流社会,由此结识了川岛芳子,“芳子”和“淑子”在日文中的发音是一样的,两人一见如故,形影不离,甚至以“兄妹”相称(川岛芳子常以男装打扮,因而称为“兄”),正是她把李香兰推荐给伪满电影厂的。而使李香兰走上歌唱之路的则是柳芭。柳芭上白俄罗斯少女,两人也是结识于上流派对,她以李香兰介绍一位俄罗斯声乐家学习声乐,使其音乐天赋得以被发掘。

一入“政途”深似海

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这一时期,日本为推行“日满亲善”的怀柔政策,开始在电台播放“满洲新歌曲”,既懂日语又会北京话的李香兰于是作



为“少女歌手”被推上舞台。

同时,由“满铁”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“满映”也成立了,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。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蜜月快车》奠定了她“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”的地位。

“满映”作为日伪的国策公司,明确践行着“以日满同心同德为道义,以东亚和平之理想为真正的精神义务,平时担有满洲国精神建国的重大责任……即与日本紧密配合,借助电影进行内外的思想战、宣传战!”无论李香兰是否存在主观意图,她在满映的演艺活动,都蒙上了替伪满洲国进行政治宣传的色彩。

在满映与日本东宝公司合拍的“大陆三部曲”(《白兰之歌》(1938)、《支那之夜》(1940)和《热沙的誓言》(1940),均与日本人长谷川一合作)系列中,她总是扮演服膺于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子,《白兰之歌》里她与相爱的日本留学生男友一起对抗表哥带领的“残暴的”游击队,最后死在了游击队的炮弹下,关东军为这对中日情侣竖起了纪念碑,号召满洲国民向他们学习。《支那之夜》里同样极为形象地表现着李香兰扮演的中国女子如何在日本男人的“淫威”下一心一意的爱,她在被日本男人扇了一次耳光后,反而爱上了对方,日本男人对她所说的“一个人走路会遇到危险,今后你不许离开我半步”种种,都表露着统治与臣服的政治寓意。

后来在上海,面对记者质问“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出演这种侮辱中国人的电影”,李香兰回答道:“我犯了错,我非常后悔,请大家原谅我。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。”这段真诚的告白竟当场奏效,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

不过无论是《迎春花》等满映自产作品还是与日本国内公司合作的“大陆三部曲”,对中国观众的影响都极为有限,真正使她被上海和全国观众所知晓的,是她在《万世流芳》(1943)中的亮相,李香兰在片中饰演了纯真的卖糖姑娘,劝诫国人远离鸦片。为了扩大李香兰的影响力,当局动用了高占非、陈云裳等上海当红明星陪衬李香兰,更灌录大量由其演唱的主题曲《卖糖歌》及插曲《戒烟歌》的唱片,行销国内,在舆论上也以“国际明星”大加造势。

影片由日本人川喜多长政掌控的上海中华电影公司与满映合作拍摄,该片能拍成,也因日方和中方影人能各取所需,日本人可以通过日本武士帮助林

则徐抗击英军的剧情达到宣扬大东亚共荣圈、对抗英美的政治意图,而中方导演卜万苍、马徐维邦和朱石麟又试图借抵御英军入侵的故事情节来暗寓抗日。影片的民族情绪受到沦陷区中国观众的热捧,令日本当局始料未及,据说影片拷贝还送入了后方的重庆和延安,国共两党的政要都曾观摩。

1945年6月,李香兰在上海举办了为自己为期3天的独唱音乐会,大光明大戏院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,《夜来香幻想曲》演唱会也成为她歌唱生涯的巅峰。当时,她的银幕神话和公众形象中,“中国人”、“北京姑娘”等字眼,完全掩盖了她的日本人身份,观众对她寄寓了很深的民族感情。

但时局的变化注定会令李香兰神话走下神坛,1945年日本战败,李香兰就被军事法庭以“汉奸罪”嫌疑审讯,当时同时被捕的还有川岛芳子。国民党军事法庭先后宣布判处川岛芳子和李香兰死刑。不久,川岛芳子被执行了枪决。而命运之神再一次厚爱了李香兰:柳芭正巧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工作,她想方设法让她父亲拿出了出生证明给军事法庭,以此证明她不是中国人,是日本人,也就不存在“汉奸”一说了。由于她的日本户籍,她被无罪释放回国。

息声息影——香兰已死,淑子再生

回日本后,山口淑子继续从事演艺事业,她先后在民众艺术剧场从事舞台剧演出,也在松竹公司的《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》(1948)、新东宝的《拂晓的逃脱》(1950)等影片中有精彩的演出。尽管她刻意逃离和回避自己战前的经历,有意疏远和中国的联系,她仍被邀请到香港拍摄影片。从1953年的《天上人间》起,她连续出演了《金瓶梅》(1955)、《神秘美人》、《一夜风流》(1957)这四部香港影片。然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拍片经历,她本人都不愿过多提起。

山口淑子在1958年拍摄了《东京的假日》之后,从此退出了电影界,结束了20年的电影生涯。当年4月,她和外交官大鹰弘结婚,从夫姓改名大鹰淑子(Yoshiko Ōtaka),从此专心做外交官夫人,后又做了7年记者、担任参议院委员18年。在此期间,她多次访问中国,透露出自己希望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。她常说:“为什么我要演那些愚蠢的电影呢?真是愚蠢!”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出演,如果没有那样的电影就好了……”

相对于众多不愿忏悔的日本军民,李香兰从战时就开始表露的这种忏悔态度,是她至今仍获中国人喜爱的重要原因,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她毕生都要极力摆脱的那个身份枷锁,在她死后,都是不会被忽视的政治砝码。

(据凤凰网)

东方之莺李香兰

9月7日,李香兰在日本逝世,享年94岁,伫立近一个世纪,划下句号。

李香兰1942年拍摄经典电影《万世流芳》,并演唱主题曲及插曲红遍全亚洲,自此与周璇等齐名,成为上海滩“五大歌后”之一;她的成名曲包括《夜来香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、《海燕》及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等,多首经典好歌至今依然被传唱。

李香兰生有一双让人过目不忘的大眼睛,有画家形容,“右眼神采自由奔放,左眼却沉稳宁静”。绰号不少,“金鱼美人”、“东方之莺”、“高音歌后”,最扎眼的当然是——“间谍明星”。“被夹在母国中国与祖国日本中间,搏斗的火花溅满全身。”

1937年,被同学问及倘若日军入侵会怎么办,李香兰答:“我会站上北京的城墙。”只能选择这样死在某方枪口之下;抗战胜利,她在人群中边走边流泪,因为两国年轻人“不用死了,都结束了”;离开上海时,船舱里飘出《夜来香》,“那是我的声音,那是我的歌”(见其自传《此生名为李香兰》)……这些画面如同从史诗电影里帧帧截取,组成她耀眼的前半生。

但是身世之谜一直还在,风声水影向来是传奇的一部分。1950年代去香港拍戏,记者还追问李香兰是否真是日本人,她答:“看我的身高,不就是证据?”1943年,在上海的一次游园会上拍照,因为她个矮,瘦弱的张爱玲须坐下才行。1975年,路过北京停留,还有人质问她常说的“日本是父国,中国是母国”的真正含义,“是说父亲是日本人,而母亲是中国人吗?”

李香兰后半生并不逊色。当年张爱玲也问过她,到了30岁,还会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,似指她的形象单调无奇。她当即回答,想演“不平凡的激情戏”。返回日本后,李香兰的银幕形象果然从天真少女变为性感尤物。1950年应邀赴美,记者问她想在好莱坞学什么,她认真回答:“要学习如何接吻。”其后就有不少豪放演出。

李香兰1951年嫁给美国雕刻艺术家野口勇,五年后离婚;二年后改嫁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后,冠夫姓成为“大鹰淑子”,并告别演艺圈在日本从政,主持电视节目,采访阿拉法特、曼德拉。她致力于推动日中友好,推动日本第一个动物保护相关法案的通过。1974年,她在田中角荣首相的劝说下出马竞选,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,直到1992年以72岁高龄从参议院退休。



1943年,张爱玲(左)与李香兰合影